



广义进化研究译丛

文化进化系列

顾问 欧文·拉兹洛

主编 闵家胤

〔美〕欧文·拉兹洛 编著

(Ervin Laszlo)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国际专家研究报告

多种文化的星球



The
Multicultural
Planet

● 一册在手可知全球八大文化圈的概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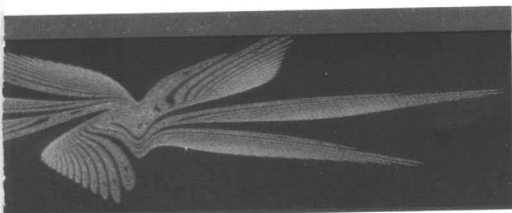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广义进化研究译丛
文化进化系列

顾问 欧文·拉兹洛
主编 闵家胤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国际专家研究报告

多种文化的星球

The Multicultural Planet

[美] 欧文·拉兹洛 编著

(Ervin Laszlo)

戴侃 辛未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专家研究报告：多种文化的星球/
〔美〕欧文·拉兹洛编著；戴佩，辛未译．—2 版．—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12

(广义进化研究译丛·文化进化系列)

ISBN 7-80190-275-0

I. 联… II. ①欧… ②戴… ③辛… III. 文化—研究报告—世界 IV. G1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74872 号

Ervin Laszlo(ed.)

The Multicultural Planet

©UNESCO 1993

根据 Oneworld Publications, England, 1993 年版译出

《广义进化研究丛书》

序 言

进化理论，在 18 世纪有康德的星云演化学说，在 19 世纪有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和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广义进化研究是目前正在兴起的一个跨学科研究领域，目的是要在 20 世纪自然科学和系统科学伟大成就的基础上，对宇宙进化、生物进化、社会进化和未来全球社会进化的全过程做出首尾一贯的圆通的科学解释，以指导人类顺利解决“全球问题”，进化到一个更高级的社会形态。

大家知道，“全球问题”是在罗马俱乐部从 20 世纪 70 年代起陆续发表的十几份报告中提出来的，其基本含义是：随着世界各国仿效欧美发达国家纷纷走上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道路，在各国经济不断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出现了三个负面效应——人口爆炸、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如果不加控制的话，它们会造成全球性的灾变，直接威胁人类的生存。可是，罗马俱乐部的报告，在惊醒世人之后，并没有提出解决全球问题和避免灾变的办法。

罗马俱乐部成员、系统哲学家 E. 拉兹洛在完成罗马俱乐部第六份报告《人类的目标》之后突然醒悟：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作为一颗行星的外在极限均是一些常数，难以改变，现在人口增长、资源消耗和环境破坏逼近这些常数并可能引起灾变，过错不在地球，而在人类自己，具体说，在引导人类走上工业化道路的西方文化中的某些基本观念和价值，而这些是可以改变的。因此，他转向对西方文化和价值做批判性反思，并写成一本书《人类的内在限度》。

从 1986 年起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F. 马约尔、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 I. 普利高津、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 J. 索尔克支持下，E. 拉兹洛成立了广义进化研究小组 (The General Evolution Research Group)，把多国和多学科的几十位前沿学者聚集到一起，不定期地进行专题研究，出版学术刊物 World Futures (《世界未来》) 和一套丛书，以期从进化的整体画卷中发现能指导解决全球问题的某些原理、规律和方法。用索尔克的名言说，就是“从进化意识中产生有意识的进化。”

1996 年，仿效罗马俱乐部的组织形式，E. 拉兹洛又成立了布达佩斯俱乐部，从政界、学术界、科学界、文艺界和宗教界遴选 50 位精神领袖似的人物做为名誉成员，在各国成立由创作成员组成的分部，寻找解决全球问题的途径。其活动的中心是推动“意识进化”，或曰“意识革命”，进化出同全球化相适应的“行星意识”。以期这以后人类能有意识地改变自己的价值和行为，从而避免或至少减轻灾变。拉兹洛曾用一句话概括上述理念：“进

广义进化研究丛书

化不是命运而是机遇，未来不是被预见而是被创造。”

我个人一直是上述两个组织的成员，参加了大部分活动，并且明白这些活动及其结晶出来的出版物的意义。站在第三个 1000 年和 21 世纪的门槛上，我相信人类社会将继续进化，在经历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之后，会从工业文明进化到生态文明，成为可持续进化的，并享有光明的未来；但同时又担心，正像 20 世纪由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贯穿那样，21 世纪会由几次全球性生态灾难贯穿，在这之后，人类才会从物质主义的迷梦中完全惊醒。因此，在 21 世纪，人类社会既可能同那些生态灾难迎头相撞，又可能同它们擦肩而过；是祸是福，祸大祸小，都取决于人类意识、文化、价值和行为进化的快慢。因此，我决定组织翻译上述两个机构的主要成果，出版“广义进化研究丛书”，献给生活在 21 世纪的中国读者。

在 20 世纪末组织出版这套丛书，不由得想起 19 世纪末严复译撰出版《天演论》。那本书开启一代中国人的智慧，促成寻求社会改良的思潮，功照千秋史册。可是那本书介绍进来的仅仅是赫胥黎支持和宣传的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今天看来可以恰当地称为“狭义进化论”；而目前这套丛书介绍的理论，涵盖宇宙进化、生命进化、社会进化、文化进化，直到全球问题的全过程，是完整的“天演论”，似可称为“广义进化论”。可是它还是一种已经完成的理论，而是一个正在研究的领域，所以我们的丛书就定名为“广义进化研究丛书”。

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五册自序

中国学术界有必要知道西方学术界精英人物在这个重大问题上最近又想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写了些什么，然后我们可以进一步去想，去说，去写，参加讨论。

中写道：“每一个时代思潮都有一个真正的哲学问题成为讨论的中心。”受这句话的启发，我相信 21 世纪全球文化思潮讨论的中心话题会是“进化，全球化，全球问题和可持续发展”。在中国，这套“广义进化研究丛书”恰可作为这场讨论的新开端。中国学术界有必要知道西方学术界精英人物在这个重大问题上最近又想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写了些什么，然后我们可以进一步去想，去说，去写，参加讨论。

同时，这套丛书对那些制定和执行中国发展战略和政策的人士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闵家胤

多种文化的星球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赞助下,一批独立专家聚集起来创作了《多种文化的星球》这本书。此书开始了探讨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及其对我们未来的影响的进程。

在论述统一性与多样性之间的平衡这个普遍性问题并强调人类经历的共同性的同时,这部重要著作还详细讨论了世界各种主要的文化,审视它们不同的特征,并探讨了各种文化间的相互联系和彼此影响的一些具体问题。

这一极其重要的研究成果是由欧文·拉兹洛编辑的。拉兹洛是罗马俱乐部成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的科学顾问,联合国大学的顾问。本书的序言是由曾经多次获奖并享有多种荣誉的费德里科·马约尔博士撰写的,他自1987年11月以来一直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总干事,在此之前他是格拉纳达大学校长,西班牙教育与科学部部长,欧洲议会议员。

前言

本书的标题可能一看便明白；我们的星球在有记载的历史以前很久就具有多种文化。所谓文化，我且称之为表现一个社会的行为和物质特征的复合体，就它的某些成分而言，历来是在各种文明之间交流不息的。不过，这些交流以现行的标准来看是非常有限的；在本世纪以前，大多数民族生活在一种现在被认为是完全隔绝的状态中。

当世界在冷战的余波中进入一个不确定的新时代时，新的因素便逐步使不同文化间的相互接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频繁。一些全球性的大变动摧毁了那些旧的阻碍运动的政治壁垒。人们能够自由旅行了。种种信息能够在需要的地方通行无阻了。与此同时，通信技术的巨大进步创造了一种遍布全球的网络，能够在顷刻之间将各种信息、声音和影像从一个地方传递到另一地方。卫星转播取代了作为文化交流工具的船只和旅行车队。

由于文化像物种一样，有着在隔绝中发生变异的倾向，所以人们会担心个别的文化会在这股信息的巨流中被稀释。从长远来看，这样一个进程可能导致各种地区和民族的文化混合为一种单一的同类的全球文化。不过，借助生物进化理论有助于作出

不止一种判断：文化像物种一样，能够在与外界相互影响的接触中得到丰富和加强。

今天，那种对全球性稀释的担心被区域集中的现实所掩盖，后者正处于所谓“种族净化”的极端发作之中。在许多地区，更多的自由引起了仇恨，而不是了解。文化上的差异已变成公开冲突的战线。这些新的冲突甚至发生在信息和远程通讯革命给我们带来比以往我们所能希望吸收的更多的信息洪流之时，这也许并非偶然。当前那种极端乃至狂暴的民族主义的复活可以部分地被看做是对这一洪流的反动，就像宗教上的原教旨主义总被认为是反对社会世俗化的一种激烈反应。原教旨主义和极端主义在一些地方已根深蒂固，在那样的环境下，一种对“现代性”（在其资本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外表下）的狂热追求已经忽视了个人所经历的那种异化、个性泯灭和边缘化，这些个人被卷入一种不由自主的变化过程中。

但是，如果文化是问题的一部分，那么我们就可以从它着手来求得解决问题的办法。因为我们只能通过教育这一文化中的关键因素来着手打击偏执倾向的抬头。我们必须要求我们的教育工作者不仅像过去那样教给今日的孩子们的为自己的社会服务的技能，还要让他们有本事去观察和分析来自别的社会的一股信息洪流。我们必须给新的后代以勇气，让他们能够与别的文化和别的世代的人相互影响。我们必须教会他们不仅记住过去，而且最重要的是记住一个事实，即构成客观条件和历史的正是此时此地所采取的行动，而未来各个世代将要建立在这些条件的基础之上。

当最大的挑战摆在世界的教育工作者面前时，最大的机会也提供给了世界的科学家们。也许再没有别的行业的人有更好的条件来利用国际间思想传播的好处了。如今对以往那种孤立的科学研究采取了异花受精法，这已经带来巨大的利益，而且在未来还将产生更大的意外收获。对于艺术家、音乐家和作家们来说，这种信息操作所带来的好处是双重的。那些由于政治和经济原因而受到地理限制的作品，如今可以比较容易地到达全球听众和读者的面前了。文化传播的增加理应容许艺术家们在一个更广泛的参考系统内寻找灵感，从而丰富和提高他们的作品。

也许最重要的是，通讯渠道的发达能够帮助我们看到今天还有许多最紧迫的问题超越了文化的界限。艾滋病、滥用毒品和环境恶化嘲弄着种族、宗教和文化等概念。

我们的选择是严峻的。如果合作失败，便将损害我们所有的人。但只要认识到我们共同的弱点，并在一起建设性地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就有希望在许多别的领域内创造增进合作和了解的基础。

冷战的结束被有些人解释为“历史的结束”，但对于文化来说，也可能恰恰相反。将近半个世纪以来，社会往往以东西方敌对的观点而不是按照其内在的价值来解释文化。我们有理由希望当前的发展是一个新的历史开端的前奏，一个多文化的春季，一个从两极世界转向多极世界这一运动的人本主义的反映。

就是本着这种精神，我祝贺《多种文化的星球》出版及它所代表的对国际了解的重大贡献。这

本著作提供了对于世界上许多种主要文化的有精辟见解和学术价值的分析。它的每一个章节都在提醒人们注意，文化是赋予一个社会以独特本质的那些因素的集合体。但是，当我们把这本书看做一个整体时，还可以记住，文化在人类中间的普遍性本身便是我们所共同享有的人性的一個有力象征。

费德里科·马约尔

引 论

统一性与多样性之间的平衡

发展有一个特征对于人类的未来至关重要，那就是统一性与多样性之间的平衡。这种平衡对于所有的发展和进化形式来说都是基本的，在自然界和历史中也是如此。一旦离开了一定程度的统一性或者多样性，任何事物都不能成长和发展。一个分子，一个细胞，一个有机体，一种生态，一只昆虫或者一个动物群体——或者一个人类社会——从来不是一个由相同成分组成的不变的聚合体；它常常是一个由不同部分构成的有序的组合，一个经过整合加以平衡的多样化的产物。没有多样性，各个部分便不能形成一个能够生长、发展、繁殖和创造的实体。没有整合，各种不同的成分便不能结合成为一个单一的能动的结构。

在发展的过程中，多样化之后紧接着便是整合，实际上发展过程是由整合来完成的。但是整合和多样化并非总是平衡的；在过程的各个不同阶段中，前者或后者可能占支配地位。那时一个自我修正的阶段便是必不可少的；当整合处于支

配地位时便倾向于多样化，当多样化占上风时，便转向整合。

这种相互作用说明了当代人类状况的问题。今天社会的多样性没有受到统一性的充分制约。如今这个星球上有将近 190 个民族国家，从美国、日本、欧洲共同体这些经济技术大国，到克罗地亚这样的新国家和几内亚、毛里塔尼亚、贝宁这样一些经济上欠发达的国家，以及列入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名单上的其他国家。在民族国家之外，还有好几百个遍及全球的多国公司，它们在世界经济中结成空前强大的势力。在防务方面有几个核强国，它们掌握的爆炸力量足够用来摧毁不仅一个敌对国家，而且可以毁灭全人类。

由于世界人口的巨大增长，新技术的普及，以及能源、商品、人民、信息的国际间流动，20 世纪的地平线已经扩展到全球的整个地面。然而，世界并没有发达到在如此规模上运转所必需的统一程度。即使战后年代的两极世界已经变成一个多极系统，即使对于“世界秩序”的必要性有了新的认识，我们也仍然生活在一个混乱的世界中——一个复杂和不安定的全球性社会里。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和对自由市场的依赖所追求的只是一种貌似的一致，实际上它们只不过意味着一致性而已。

真正的统一不应当与一致性混为一谈。只有当一个系统的某一因素居于主导地位或从属于其他的因素时，一致性才会发生。而统一性只有在整个系统的所有因素平等互利的整合中才能出现。真正的统一性只能补充而不是损害多样性，因为它发生在一个共处、共享的水平上，在那里整个系统的所有

因素都是平等的参与者。

关于这一点，自然界能给我们很多启发。在一群发展着的实体中间——它们可以是分子、细胞、有机物种或生态系统——当各系统找到它们自己为了生存和生长的需要而必须作出的创造性反应时，变异和多样化便经常出现。正如诺贝尔奖获得者伊利亚·普里高津所指出的，各种自然系统都有一种“分叉的属性”。不过，即使在自然界，多样化的好处也有其上限；当高度变异而没有充分调整的各个系统间的关系变得不协调和混乱时，这就达到了上限。这种情况对于自然界的所有系统来说都是危险的，因为它们彼此间的相互影响，犹如它们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对于它们的生存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个系统愈是发达，它就愈是依靠这种相互影响；细胞的相互影响比分子大，而多细胞生物的相互影响又比单细胞生物的大。在人类世界，各个复杂的工业技术社会彼此之间以及它们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比起工业技术不怎么发达的社会来，其方式更多，强度也更大。

如果某些系统，无论自然界的或人类的，要生存和发展下去，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就必须协调起来。如果这种关系是协调的或者已协调好了，一个新的秩序便会出现。在自然界，就是从分子水平提高到细胞水平，从细胞水平提高到生物水平，从生物水平提高到社会和生态水平。在人类世界，再高的一个发展水平便是全球性的了。全球水平上的统一性不需要削弱民族、亚民族和地区水平上的多样性。相反，民族、地方和地区的多样性是在全球水平上整合的一个持久的先决条件。

如果人类要恢复社会、经济和人类发展所必不可少的平衡，就必须进入一个以统一性为目的的阶段，这种统一性只有在通过成功的整合而保持的多样性中才能存在。现在我们呼吁世界和平，呼吁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呼吁社会和经济的正义，便已经反映和表明了这种需要。

在多样性中实现统一性

统一性与多样性之间的平衡，只懂得其意义是不行的，还必须在实践中采用它。在 20 世纪的最后 10 年中，各国人民和各个社会必须做到不仅仅相互容忍，还应学会在一起生活，学会相辅相成和彼此补充。

在各个家庭和不同的社会群体中，人们已经常常这样做了。甚至在狩猎采集者的社会里，生活也是相互依靠和建立在互惠基础上的。不过种族之间的关系很少达到整合。外界的人对于一个群体的生存要么视而不见——在这种情况下，群体大多把外界的人看得无足轻重——要么对它构成威胁以致群体便与之敌对。只有到农牧业使人们聚集起来生活在定居的社会里，那些毗邻的村庄才形成较大的单位，像古代的王权和帝国那样，在这些单位中，人们的生活便变得较为相互协调了。

到 20 世纪后期，情况发生了变化。在我们目前生活着的这个世界中，已经没有什么集团或国家在支配所有别的国家了；甚至无论哪个国家也不能在没有其他国家的情况下独自生存下去。在某种程度上，每个社区，每个国家，为了其社会经济的发

展及其生态与领土的安全，都得有赖于别人。这样一来，就很需要让各个社区和各个国家之间的关系便于在实践中逐步实现以现今的多样性为基础的更高层次的统一性。

说人类集团和社区可以把这些理想付诸实践，这决不是乌托邦思想。相互影响和相互补充的生存模式已经在世界不同地区的不同社会、经济、政治和宗教共同体里已经发展起来。我们可以用两个例子来加以说明，一个来自社会经济和政治领域，另一个来自宗教领域。

在欧洲共同体内，一些在历史上彼此对立的国家，如德国和法国，如今正在着手组成一种联合的防御力量并向别的成员国开放。在共同体内部，一些相互竞争的国家如英国、德国、荷兰和法国，正在形成一个有一致遵守的经济政策的共同市场，并且很快就要有一种共同的货币了。在经济、金融、环保、技术发展和防务等彼此互异的领域里，共同体成员国也在采取能够有利于统一而不致引起勉强一致的危险与弊病的共同步骤。这种新的关系模式还在向欧洲大陆的东部和中部地区扩展。共同体向那些从原共产党集团中解放出来的国家打开门户，承受短时期的牺牲，以谋取长远的收益。

第二个例子是有关宗教而非社会经济和政治共同体的。宗教上的争执和互不相容在当今世界十分显著：几乎每天都有关于宗教集团之间发生冲突的新闻报道，无论是在伊朗和伊拉克，在拉丁美洲、爱尔兰，还是在柬埔寨和越南。不过宗教社团理应有道义和实际的能力和平时地生活在一起并相互支持；它们可以认为自己的信仰能够补充和完善别人